

渤海傳奇

渤海區除奸反特鬥爭故事選



渤海传奇

——渤海区除奸反特斗争故事选

主 编 李纯芳

中共惠民地委党史资料
征集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十月

编 者 的 话

《渤海传奇》刊载的是渤海区广大军民及公安干部、战士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以除奸反特为主要内容的革命斗争故事作品选。这些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故事，集中反映了全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多谋善断，英勇顽强，舍生忘死，巧妙打击敌人的生动事迹。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这种热爱党，热爱国家，热爱人民，为打败侵略者，推翻三座大山，一切为了党的事业而不惜个人安危的革命斗争精神，激励着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勇往直前，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今天，我们把这些真实的革命斗争故事编印成册，其目的在于使我们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特别是在和平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更好地了解过去，知道我们的革命老前辈创业之艰难，夺取胜利之不易，更加自觉地

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继续搞好改革和开放，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这些革命斗争故事，是以真人真事整理而成的，但因年代已久，再加我们的水平有限，不妥之处请同志们给予批评、指正。

一九八七年十月

目 录

深入虎穴探敌情	(1)
神出鬼没打敌人	
开小铺做掩护投递情报	(18)
详谋划巧安排夫妻杀敌	
“豹子队”集市打狼	(27)
王豹子洞房捉狗	
灭日特两打北极宫	(35)
装孝子二进天齐庙	
白面铺枪毙“王先生”	(46)
巧相遇活捉“林阎王”	
巧改装智取申盟亭	(51)
惩首恶镇压坏中坏	
蔡寨集上击毙大金牙	(56)
剃头刀下除掉诱肖石	
除奸孽布下天罗网	(62)
点心铺吴贼脑开花	
四面设伏痛击抢粮敌军	(69)
青纱帐打埋伏活捉竹田	
细侦察巧夺敌据点	(78)
巧装扮奇袭冯家庄	

炮楼说书侦敌情	(87)
武工队里故事多	
闯虎穴集市锄奸	(96)
紧跟踪智擒顽敌	
群众发动深挖到敌人根	(105)
一张委任状敌人显原形	
公安人员智擒“省主席”	(118)
“司令长官”变作阶下囚	
出敌不意智取刁家庄	(128)
将计就计痛打敌伪军	
巧设伏圈扫敌顽	(138)
妙诱敌自相残杀	
探虎穴智斗顽敌	(144)
终恶报叛徒伏法	

深入虎穴探敌情 神出鬼没打敌人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但那如火如荼的战斗岁月，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一九四二年四月，组织上派我到广（饶）、博（兴）、蒲（台）三边区任公安特派员，从此开始做锄奸保卫工作。

那时人们说我不怕死，人哪有不怕死的？可在那时怕死也不行，因为日军侵占了我们的祖国，国民党反动派搞“曲线救国”，不抗日，亲日派卖国求荣，投靠日军当了汉奸，伪顽、土匪、土豪、劣绅等地方势力，他们有奶便是娘，有的被国民党“招安”，封个某团某旅的番号，独霸一方，祸害老百姓；有的投靠日军，讨个警备队、治安军的招牌，为日军效劳；也有的编成了日伪的乡村保甲和维持会，给敌人当了走狗。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国难沉重，民不聊生。唯有中国共产党提出“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的口号，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抗日，实行民族统一战线，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心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数爱国志士，宁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为抗日救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南征北战，前赴后继。

开始我说过“如火如荼”的战斗岁月，年轻一代可能还

不理解，可这是千真万确的。在渤海区抗日烈士祠里，长山县人民送了一幅挽联，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那挽联是：

“攻城声杀敌声声震山海，干部血战士血洒平原”。这能说不是如火如荼吗？那时，我是一个爱国青年，为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只有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投身抗日救国，从不怕死中驱逐日军，不当亡国奴，也就是从不怕死中求生。因此，我毅然放弃学业，参加了鲁东工委和寿光县委领导的牛头镇起义，成为鲁东抗日救国游击第八支队的一名光荣战士。从我投身抗日之时起，恨不得一下子把日军赶出中国去。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由于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三光政策”、“蚕食政策”、“囚笼政策”和“经济封锁”等，使我们抗日根据地遇到极大困难。我山东清河区抗日军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开辟和建立各个抗日根据地，与日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四二年初，清河区党委决定在清河区中心地带建立广、博、蒲三边抗日政权，由张力生同志任工委书记，蔡恩谱同志任行政委员会主任，我任公安特派员。

当时的“三边”，就是广饶八区的西部、博兴七区、蒲台四区这么块一百多个村庄的地盘，敌人三天两头清剿扫荡，斗争相当艰苦。在“三边”这块地盘里，许家安着鬼子据点，三里庄安着伪顽据点，郝家安着汉奸据点，后来敌人又在小刘家、十一圈、龙居店安了据点和炮楼。西起蒲台县

的玉皇堂，北至利津县的官庄，半圆形不到三十华里，共有八个敌伪据点，绕据点周围，挖了三道封锁沟。并且据点与据点之间，封锁沟相通。日伪顽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这些据点与炮楼都在日本特务山岸操纵之下，日特和国特活动非常猖狂，而我们的活动却极为困难。

我是和军区孙建同志同时派到“三边”来的。他带着一支武工队，活动在史口一带，工委让我坚持在西南李周围。我初到时就光杆一人，后又调来原博兴七区的公安特派员李子元同志，我们两个人一块活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日本特务。但与特务的斗争，必须得“以情报对情报”、“以武装对武装”，需要拉一支精干的小队伍，便于开展工作。后来，为迅速打开“三边”的工作局面，我们通过深入群众，开展内线工作，分化瓦解伪军等方法，搞了部分枪支，组织了长、短枪两个班的队伍，取名“三边特务队”。对内我是公安特派员，对外我是三边特务队长，李子元同志是指导员。

“三边特务队”，虽然只有长、短枪两个班，不到二十人，但在孙建同志带领的军区武工队的配合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不断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名气，就象扎向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成为日军蚕食“三边”和推行“治安强化运动”的最大障碍。

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斗争更加残酷。伪匪成建基、刘佩臣在三里庄和郝家据点，控制着周围乡村，向

北与利津县的官庄据点相接；日本鬼子在许家、小刘家、十一图、龙居店据点，控制着周围的乡村，向西与蒲台县玉皇堂据点相通。“三边”处在白色恐怖之中。我们经过积极开展工作，了解到敌人搞蚕食的手段有以下几种：一是乘大扫荡扩大地盘，安据点，大搞封锁沟，巩固治安区。四二年冬季大扫荡时，敌人新安了小刘家据点、龙居店据点，封锁沟比以前增加了几倍，我们活动的地盘几乎被他们蚕食进去了，内外三层封锁沟，宽两米，深两米还多，我们出入封锁沟就相当困难。二是，划“匪区”和“治安区”（注）的界限。这个阴谋是很毒辣的，他们对我们根据地实行烧、杀、抢掠的“三光”政策，以巩固他们的治安区。三是搞维持会和保甲制度，建立伪政权。伪保长、维持会长都是日本鬼子一手扶植的，控制在日特手中，并组织联合办事处，组成日特情报网。伪政权建立特别快，借鬼子大扫荡的机会，不几天的时间就建立了六、七十个村。四是集中兵力对付“三边特务队”和武工队。“三边特务队”和武工队是三边的唯一武装，是敌人实行蚕食的最大障碍。因此，日伪互相勾结对付我们。敌人这四手是很厉害的。开始我们对敌人的这些活动花样没有搞清楚，吃亏不少，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被他们搞得几乎无立足之地了，最困难时，我们的同志有时白天钻在坟里，夜里到村里要点吃的。后来我们慢慢摸到了敌人活动规律，研究了对付敌人的法子，采取与日伪特务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挫败了敌人的阴谋，打开了“三边”

注：匪区，指我抗日根据地；治安区，指日伪统治区。

的工作局面。

一、深入虎穴，摸透敌情

朱德同志有两句名言：“英勇奋斗就是不怕牺牲，不怕死；艰苦奋斗就是不怕吃苦，不怕困难”。干我们公安工作这一行，必须具备这两种精神。一九四三年日军对我清河区又进行规模空前的大扫荡和大蚕食。四月二十日，日军集中二万多人，南起小清河，西从博兴，东北至大海，方圆五百里范围形成包围圈，对我清河区进行大扫荡，扬言“灭不了八路，决不收兵”。这次大扫荡后，“三边”抗日根据地全部被蚕食，乡村普遍建立了伪保甲和维持会，几个村联在一起，组成联合办事处。我们只好白天钻在坟里，夜间到村里摸点情况，搞点吃的。长此下去不是久远之计。为摸透敌情，我一个人到了曲家维持会。曲家离小刘村鬼子据点不到两华里，向北离三里庄据点八华里，向南离龙居店据点八华里，向西离许家据点也是八华里，正是“三边”的中心。曲家维持会是一个中心联合办事处，周围几个村的伪保长、维持会长都集中到曲家办公，由日特山岸直接控制，是山岸的情报中心。这伙维持会长和伪保长中，有两个中心维持会长，一个是安子张村的张秀石，一个是曲家村的曲乐然。据我们平常掌握的情况，这里是日特经常出没的地方，三里庄国民党的特务也有人住在这里。对中心办事处的两个维持会长，早有所闻，但未见过面。张秀石这个人很坏，完全投靠了日本人，是个死心塌地的铁杆汉奸。曲乐然这个人，是个

老实正直的庄稼人，家庭是中农成份，为人厚道，村上的人们为少受损失，推选他当了维持会长，这个人很少做坏事，是否倾向着共产党尚不摸底，但他是公开出面应付鬼子和汉奸的。到底怎么样没有打过交道，还不摸底细。因此，我决定亲自深入虎穴，看个究竟。大天白日，我一个人到了曲家维持会中心办事处找到了曲乐然。一见面，我直接了当地说：“不认识吧？我就是三边特务队长宋鲁源，今天找上门来麻烦你了”。曲乐然由于不明白我的来意，脸色变得苍白，忙说：“宋队长不要误会，有需要我做的事，我照办就是”。我接着说：“你也不要误会，我是想来住几天，完成任务就走，但需要你帮忙，找个地方住下”。曲乐然说：“那当然，我一定好好照应就是，不过我和张秀石说一声，好堵住他们的嘴。你就作为我的朋友住在这里，需要办什么，由我去办。你如碰上日本人和成建基的人，无论如何不要开枪”。就这样，很顺利地争取了曲乐然。这下曲家维持会可热闹了，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共产党的特务队长三家都住全了。我真佩服维持会这些人，他们对这三家应付的都很好。

我在曲家联合办事处住了一个月，通过曲乐然提供的情报得知，日特山岸为了强化乡村自卫力量，划大“匪区”对根据地和解放区实行“三光政策”，用抢来的东西，分给“治安区”的老百姓，以收买民心；同时他们还决定尽快消灭三边特务队和武工队。以上这些密谋行动，由日特山岸亲自坐镇指挥，并由各维持会和伪保甲组织来搞情报。一次，

我和曲乐然谈话中间道：“曲会长，各村都成立了维持会，推选了保、甲长，他们就都听鬼子招呼，甘心当汉奸”？曲乐然风趣地说：“人心隔肚皮，依我看还是应付的多，真干的少，我不就是中心联合办事处的会长吗？中国人多数还是有中国人的良心哪”。曲乐然这个人还是不错的，他把敌人的密谋活动都能随时告诉我，而且还时刻注意我的安全。有一次，曲乐然去告诉我：“宋队长，我看你不能在这里久待了，张秀石要告诉山岸暗算你，被我制止了，你住久了，早晚要吃亏”。我说：“怕狼怕虎不在山上住，我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告诉张秀石，你问他有几个脑袋”。谈话以后，我仔细地分析了情况，认为：敌人的阴谋基本摸清了，需要回去向工委汇报，研究粉碎敌人阴谋的行动计划。然而，曲乐然已向我说明敌人要暗算我，再住下去，必然凶多吉少。因此，决定回去。有一天，我找到曲乐然，向他部署了控制敌人新动向的任务，然后说：“感谢你的帮忙，任务完成了。请你把张秀石找来，我有事求他”。曲乐然找张秀石去了，我作好了走的准备。曲乐然很快把张秀石找来了。张秀石一到，我上前一步抓住了他的手腕说：“张会长，我要走了，请送我一程”。张秀石做贼心虚，忙说：“叫曲会长去送吧”。我严肃地说：“非得你去不可，不然我出不了封锁区。”说完我拽着张秀石就走出了联合办事处。老奸巨滑的张秀石，刚出村就想溜掉，我厉声斥责道：“想跑么？我宋鲁源的枪可是从来不认人”。就这样我押着张秀石走出了封锁区，到了根据地。

在回根据地的路上，我审讯了张秀石，把日特山岸在曲家维持会和三里庄成建基的特务谋划“匪区”、“治安区”及强化治安的阴谋；对付三边特务队和武工队的计划；山岸搞的情报网，以及他要向山岸出卖我的事问了一遍。开始张秀石顽固狡辩，不说实话。我既讽刺又严肃地说：“你这个铁杆汉奸是当定了，跑小刘家据点，给日本特务山岸办事你言听计从，对我们你一句实话都不讲。死心塌地为敌人效劳的民族败类，下场只有一条……”。边说着我即戏剧性地掏出匣枪说：“象你这样的人，只有用这个来对付你”。这家伙一看我拿出匣枪，“扑通”跪在地上求饶说：“宋队长饶命，宋队长饶命，别忘了咱们在曲家有一月之交啊”。我厉声喝道：“少啰嗦！要没有一月的相交，我还不认识你这个铁杆汉奸，要死要活说痛快的”张秀石吓得魂不附体，只好交待了在曲家与日本特务和三里庄据点的国民党特务的全部罪恶勾当。通过审讯张秀石，进一步证实了曲乐然向我提供的情报是真实的。随后把张秀石带到西南李村由特务队把他看押了起来。

经了解，“三边”工委和清河区党委住在张家店。我便迫不及待地赶到张家店向“三边”工委和清河区党委汇报情况和开展“三边”工作的打算。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我与李子元同志带领特务队，继续在“三边”开展斗争，迅速打开了工作局面。

二、处决张秀石，杀一儆百

敌特利用地头蛇搞维持会、伪保甲，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和危险。必须本着“打击少数，争取多数”的政策，杀一儆百，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对于张秀石这样的铁杆汉奸，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利于瓦解日伪情报网，不杀不利于粉碎敌人的蚕食计划。于是，我根据上级指示，决定召开伪保长、维持会长大会，公开处决张秀石，以此震慑首恶，争取胁从。便以“三边特务队”的名义，写了通知，派特务队员通知各村的伪保长和维持会长。这些伪村长和维持会长，深知我特务队的厉害，因为在此之前，我们特务队曾秘密处决了曲家村的伪村长曲方春等几个比较坏的伪保长，所以接到通知不敢不来。果然第二天开会时，来了一百多个伪保长和维持会长，他们都很惊慌，做坏事的浑身发抖。人到齐了，我宣布开会，到会的人眼睛集中到了我的身上，会场上鸦雀无声。我说：“今天召集你们来，是开公审会，处决张秀石”。我这一宣布，到会的伪保长、维持会长一听都吓呆了。因为他们中，有很多人知道张秀石在曲家中心维持会联合办事处与我相处一个多月，今天要杀他，就认为有点过火了。到会的人呆呆地看着我，我也看出了大家的心思，接着对他们讲：“你们不要认为张秀石是好人，他是个铁杆汉奸，并且罪恶累累：第一，他经常出没在小刘据点，为日本特务山岸搞我们的情报，并与山岸谋划“匪区”和“治安区”的界限；第二，他为消灭我“三边特务队”和

武工队给山岸提供情报，出谋划策；第三，我在曲家维持会期间，他要报告山岸干掉我，幸亏曲乐然阻拦未逞”。讲完后，我问张秀石：“我说的对不对”？张秀石点头默认。宣布完张秀石的罪状后，到会的人都议论纷纷，有的气愤地说：“万没有想到张秀石这家伙这么坏，连一点中国人的良心都没有了，该杀！死有余辜”。接着我宣读了处决张秀石的布告，并警告到会的伪保长和维持会长说：“敬告诸位，别忘了我们都是中国人，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今后，谁再当铁杆汉奸，效忠日军，张秀石就是样子”。随即把张秀石拉出去枪决了。

对张秀石杀得有理有力，杀掉张秀石，震慑了一大批，收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从此，一百多个伪保长和维持会长中，绝大多数不敢再做坏事了，有的背敌向我，直接向我们送情报；有的暗中和曲乐然联系，把情报送给曲乐然，然后让他转给我们。曲家这个日军的维持会中心联合办事处变成了我们的情报中心。从此，“三边”的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

三、打乱山岸的特务阴谋

处决张秀石以后，我与李子元同志带领特务队深入敌占区集中打击日本特务山岸的活动。

山岸这个家伙，是受过专门特务训练的日本高级特务，他以日军伍长的身份，出现在“三边”，操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是个中国通。“三边”一切特务活动都是他一手策划和

指挥的。他在“三边”搞特务活动，一是靠伪保甲、维持会；二是靠他在许家据点豢养的国特兼日特的双料特务许恩贤。处决张秀石，伪保甲和维持会的情报活动已经失灵，但许恩贤的活动仍很猖狂，在许家、小刘据点和山岸踪影不离，简直成了山岸的耳朵和眼睛。我们决定，打山岸，必须先除掉许恩贤。

有一天，内线送出许恩贤出动的消息，我们便在许家和小刘据点之间设下埋伏。等了一天一夜，同志们水没喝、饭没吃，终于把许恩贤抓住了。带到东庞村，天已落黑，我们住下吃晚饭，饭后准备审讯他，但由于看押的同志过于疲劳，不慎让这家伙跑了。我得知后，一想，万一他跑到许家据点，对我们打山岸增加困难。于是我立即带王占奎、王长胜、张长征等五、六个同志连夜追捕，分析许恩贤刚逃跑不会马上回到据点，先回家的可能性大，他的家就是许家，我们很快赶到许家包围了许恩贤的院子，不出所料，正把许恩贤堵在家里。我即刻命令：“冲进去，抓活的！”短枪班长王占奎一马当先越墙冲进了许恩贤的院子，许恩贤听到动静，跑到屋里摸起一把菜刀进行顽抗，王占奎破门而入，两个人便厮打起来。许恩贤趁天黑路熟，从王占奎手中挣脱出来，顺着胡同跑了出去，并边跑边喊：“三边特务队！三边特务队……”。王占奎同志紧追不放。日本炮楼上传到喊声，机枪朝这个方向扫射起来，在此紧急时刻，抓活的有困难，我随即命令王占奎：“开枪！”王占奎的枪法百发百中。敌人传闻说我宋鲁源是神枪手，其实是王占奎。王占奎